

云南官话的来源及历史层次

曾晓渝 陈 希

【摘要】学界普遍认为云南官话与汉族移民有关,但至今尚存各种疑问:云南官话形成的时间是唐代、元代、还是明代?云南官话来自明代南京官话的传说是否有可靠证据?唐代入滇的汉语方言与主体云南官话的关系如何?本文通过历史文献考察和语言特征比较,详细论证了如下观点:现代云南官话的主体源自明代南直隶官话(不限于南京方言),滇西丽江等地的老派汉语可能是唐代南诏贵族所学汉语异化流变的结果,与主体云南官话的来源和历史层次不同。

【关键词】云南官话;明代南京官话;西南官话;历史层次

【作者简介】曾晓渝,南开大学文学院,E-mail:zengxiaoyu@nankai.edu.cn;陈希,长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E-mail:doraemon7@163.com。

【原文出处】《中国语文》(京),2017.2.182~194

【基金项目】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在津、滇、黔、琼六百年历史演变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AZD072)资助研究。

1. 引言

1.1 研究目的

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都存在云南官话来自明代南京官话的说法。可是,当我们要坐实这一观点时,才发现迄今相关著述极少,且有分歧和疑问,归纳如下。

1)关于云南官话的形成,至今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代表性的有:a.云南汉语方言形成于元代,与来自陕西、四川、湖南、湖北、江西以及江苏南京的汉族移民密切相关(毛玉玲,1997:35-36);b.云南方言形成于明代,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为基础的(李兆同,1999);c.云贵川三省的西南官话是以四川话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唐代云南已经有了稳定的汉语方言(李蓝,2010:237-239)。这三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历史呢?

2)被统称为云南官话的汉语方言内部是否存在不同的来源和历史层次?云南官话与西南官话的关系如何?

3)有学者论证云南官话的反复问句型“K-VP”与南京官话有关(张敏,1990;丁崇明、荣晶,2009),仅此特征是否足以证明云南官话的形成时间和历史来源?

4)笔者在云南调查汉语方言时,多数点的发音人说祖上是明代从南京来的(也有说祖上是清代从湖南、江西等地迁来的),若再追问,他们也都表示不知是真是假,因为没有家谱或其他证据。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云南官话的来龙去脉作尽可能全面细致的考察,将似是而非的说法探究清楚,才能切实推进云南官话史的研究。

1.2 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

1)云南官话属于西南官话,如果云南官话中那些异于周边西南官话的特点与苏皖官话^①成系列对应,那

么,这些特点很可能是云南官话源头的历史痕迹。

2)虽然官话方言一致性强,但可以利用100核心词的统计分析来考察官话方言内部的亲疏关系。云南官话究竟源自何方,核心词方面应该有所体现。

3)语言事实与历史文献考证并重。

2. 云南官话特点比较分析

2.1 云南官话的主要特点

云南官话总体的共同特点如下表(材料引自吴积才,1989;毛玉玲,1997):

表1 云南官话的基本特征

语音方面	(1)古入声绝大多数归阳平;(2)多数地区没有撮口呼; (3)鼻音尾韵母均读为鼻化元音;(4)多数地区无卷舌er韵母。	毛玉玲(1997:37)
词汇方面	名词:热头(太阳),太阴(月亮),囡(女儿)…… 动词:瞧(看),拗(挪动、扭动),搵(塞)…… 形容词:日脓(窝囊),渣精(难缠),相因(便宜)……	毛玉玲(1997:37-38); 吴积才(1989:227-233)
语法方面	(1)后缀-场(吃场、想场)、-法(好法、快法)等表某种附加义; (2)单音节重叠(名:包包、桶桶;动:走走、瞧瞧、扫扫抹抹); (3)形容词重叠“A了A”(香了香、甜了甜)表程度加深; (4)疑问句句型为“主+格+谓”(你格去?你格要?); (5)否定副词“不有”相当于普通话的“没”“没有”。	毛玉玲(1997:37-38); 吴积才(1989:493-513)

对云南官话再作深入观察就会注意到,云南官话的许多共性特征与川黔鄂等地西南官话主流交叉一致,但部分异于西南官话主流的现象也相当凸显,而这些非主流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分析。

2.2 云南官话特殊现象举例分析

由于云南官话属于西南官话,因此那些非川黔鄂西南官话主流的个性特点即谓云南官话的特殊现象。下面选取几个典型例子,辅之以方言地图^②进行比较分析。

2.2.1 声母分平翘及知庄章读音的“南京型”

云南官话的声母普遍分平翘,而且古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特点属于“南京型”(据熊正辉1990“济南型、昌徐型、南京型”三分类型),其分布比较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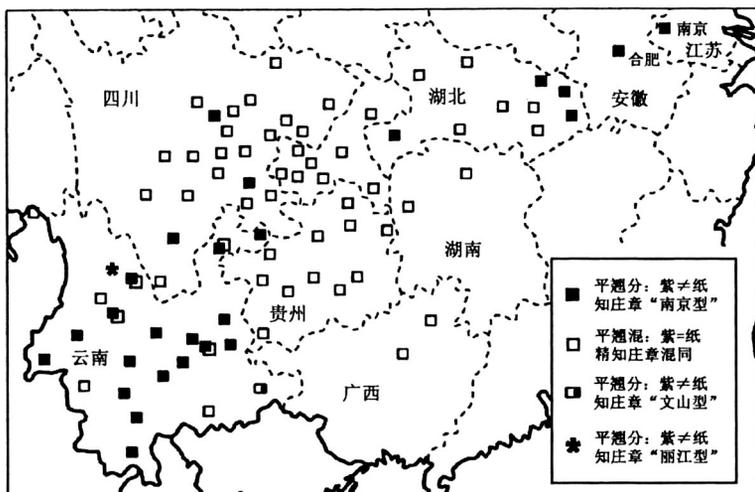


图1 云南官话平翘声母及知庄章读音类型分布比较图

关于图1作如下几点说明:

1)云南官话绝大多数声母分平翘且知庄章组声母读音属“南京型”,即庄组三等读平舌(止摄合口和宕摄除外)、知庄组二等读卷舌(梗摄二等除外),如庄组“愁₃师₃生₃争₃”读平舌,与合肥、南京话及湖北东部的江淮官话方言点遥相对应;

2)四川、湖北境内也有零星方言点与云南官话在声母分平翘、知庄章读音类型上相同,但是这些方言点的其他语言特点如[an][aŋ]分明(贪≠汤)、无K+VP问句型(格去?)等等却与云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大不相同,所以,应区别看待;

3)据70多年前丁声树、董同龢等先生的记音(杨时逢,1969[1940]),云南宜良、昭通、大理、永胜官话音系的声母分平翘、知庄章声母读音属“南京型”,但是,吴积才(1989)、陈希(2013b)记录材料中这四个点的声母已经平翘不分、精知庄章相混了,五十年内语音发生了变化,所以,地图上标注为“■”与“□”符号重叠;

4)杨时逢(1969[1940])材料中云南文山的声母只在止摄开口前分平翘,在其他摄前均读平舌;吴积才(1989)材料中文山声母已全读平舌了,所以,单独为一种“文山型”;

5)杨时逢(1969[1940])材料中的老派丽江话分平翘,但音系十分特殊(见后文4.3.1),知庄章读音自成一类,故图中亦单独标注为“丽江型”。

2.2.2 “瞧”与“VV瞧”

动词“看”在云南官话中普遍说成“瞧”,且常常重叠为“瞧瞧”(毛玉玲,1997:38、56;吴积才,1989:228、499);而且,“VV看”(“问问看”“试试看”)在云南官话里也普遍是“VV瞧”(参看曹志耘主编,2008:语法篇91)。崔山佳(2014)研究指出,南京、扬州、合肥话等江淮官话里存在“VV瞧”,云南昆明、临沧等各地官话方言的“VV瞧”与之有渊源关系。“瞧”“VV瞧”相关分布比较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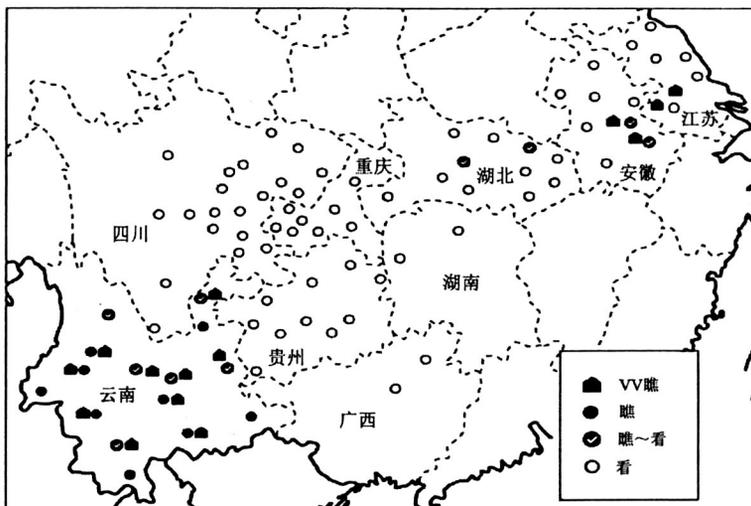


图2 云南官话“瞧”“VV瞧”分布比较图

云南官话的“瞧、瞧瞧、VV瞧”的用法异于西南官话的主流特点。川黔鄂西南官话里基本上不存在单音节动词重叠“VV”形式,其含义大多用“V+(一)下(子)”来表示(李蓝,2010:287)。

2.2.3 “K+VP?”问句型

云南官话普遍存在“K+VP”问句型,比如“格去?”(去不去/去吗?)这种问句型在川黔鄂西南官话里没查到记录,却是苏皖官话的一个语法特点,其分布比较展示如下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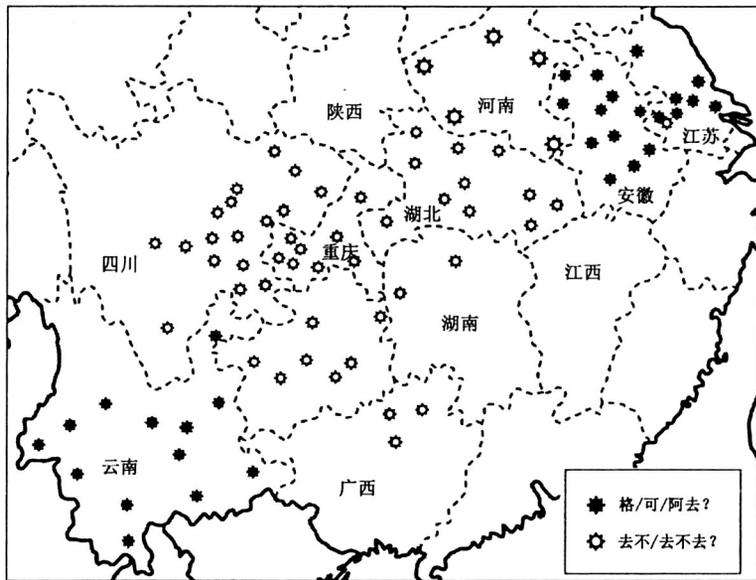


图3 云南官话“K+VP?”问句型分布比较图

2.3 云南官话特殊现象与苏皖官话的对应比较

云南官话的特殊现象存在于语音、词汇、语法各层面。除了前节所举的例子,还有不少比较突显的现象,均异于川黔鄂西南官话主流,而与苏皖官话相关联。由于篇幅有限,这里采用列表形式再举例比较分析。

下表说明:1)考虑到主流分布区域及选点情况,湖南、广西的西南官话合列为“湘桂”;2)表中用“+”表示有,“-”表示无;如果两可存在,则放在“/”前面的表示多一些,反之则少些;如果只是个别点有分布则用下标“+”表示;3)表中官话方言区片方言代表点的选择及材料来源与2.2节方言地图所注的相同。

表2 云南官话主要特殊现象与西南、江淮、中原官话比较表

云南官话特殊现象		西南官话					江淮官话			中原官话	
		四川	重庆	贵州	湖北	湘桂	湖北	安徽	江苏	苏皖	河南
语音	分平翘(紫≠纸)	-/+	-	-	-	-	+	+/-	-/+	+/-	+/-
	分鼻边(泥≠梨)	-	-	-	-	-	+	-/+	-/+	+	+
	分尖团(齐≠其)	-/+	-	-	-	-	-/+	-/+	-/+	-/+	+/-
	无撮口呼(机=居)	-	-	-/+	-	-	+/-	-/+	-/+	-	-
	[an] [aŋ]混(贪=汤)	-	-	-	-	-	-	+/-	-/+	-	-
	无卷舌er韵母	-	-	-/+		-/+	-/+	+/-	+/-	-/+	-/+
词汇	热/日头(太阳)	-	-	-	-/+	+/-	+	+	-/+	-/+	+/-
	老爹(祖父)	-	-	-	-/+		+	+/-	+/-	+/-	-
	奶/阿奶(祖母)	-/+	-/+	-/+	-/+	-/+	+/-	+	+	+	+
	脖子(与“颈-”相对)	-	-	-/+	-/+	-	-	-	-	+	+
	下雨(与“落雨”相对)	-/+	-	-/+	-/+	-/+	+/-	+/-	+/-	+	+
语法	多少(与“好多”相对)	-	-	-	-	-	-	-/+	+	+	+
	坐着(与“坐倒”相对)	-	-	-	-	-	-	+	+	+	+
	试试瞧(VV瞧)	-	-	-	-	-	-	+	+	+	-
	格去?(K+VP问句型)	-	-	-	-	-	-	+	+	+/-	-

再根据上表作进一步的“对应重合度”综合统计。具体计算方法:表中的“-”=0,“+”=1,“+/-”=0.6,“-/+”=0.4,“-/+”=0。1;相加所得数高的即“对应重合度”高。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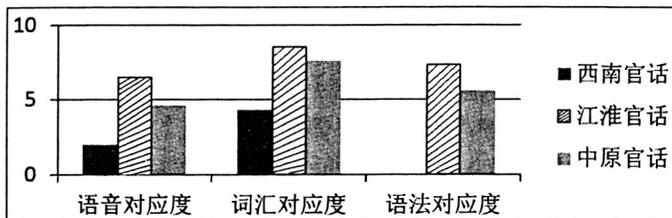


表3 云南官话特殊现象与西南、江淮、中原官话对应重合度

显然,就语音、词汇而言,云南官话的主要特殊现象与江淮官话对应重合度最高,其次是中原官话;而语法方面的特殊现象只对应于苏皖官话。

2.4 云南官话与其他官话方言 100 核心词比较

本节依据大型工具书《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1996),选取其中 40 个方言点(主要分布于冀鲁、中原、江淮、西南官话)的材料,找到了斯瓦迪士 100 核心词中的 62 词项^③,进行异同对比后得出六种类型,如下表(转引自宋名利,2016:15-16):

表4 相关官话方言 100 核心词中 62 词项异同比较表

类型	内容特点及统计	62 核心词项及说明
一	40 个方言点的说法与词目完全相同,共 23 项,占 62 项中的 37%。	你这一大长肉尾巴毛咬耳朵水雨火灰路山红绿黄那白黑虱子
二	各方言点说法与词目语素不完全相同,但无碍交流(如“眼/眼睛”“沙子/沙得”),共 20 项,占 62 项中的 32%。	眼睛 小狗 树皮 爪子 鼻子 名字 石头 骨头 头发 舌头 游泳 膝盖 脚 给 沙子 男人 乳房 牙好
三	中原、冀鲁官话不同于其他官话:共 5 项,占 62 项中的 8%。	谁 我 我们知道 鸡蛋
四	西南官话内部基本一致,与其他官话不同,共 6 项,占 62 项中的 9.6%。	树 嘴 爪子 肚子 头 星星(西南官话分别是“树子 嘴巴 爪爪儿 肚皮 脑壳 星宿儿”)
五	云南官话与周边西南官话不同,也不与中原、江淮官话对应,共 2 项,占 62 项中的 3%。	月亮 夜里(云南官话分别是“太阳”“夜首”)
六	云南官话与周边西南官话有差异,却与江淮、中原等其他官话对应,共 6 项,占 62 项中的 9.6%。	太阳 脖子 什么 鸟 站着 女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中的第六类,将其 6 项核心词再作对比如下(据陈章太、李行健,1996):

表5 云南官话 6 项核心词与其他官话方言对比表

核心词项	冀鲁官话			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		
	天津	石家庄	济南	郑州	信阳	西安	芜湖	合肥	南京	成都	贵阳	昆明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 热	太阳 热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
脖子	脖子	脖子	脖子	脖子	脖子	脖子	颈子	老颈子	颈子	颈项	颈根	脖子
什么	嘛	啥	什么	啥	啥	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	啥子	哪样	什么
鸟	鸟儿	鸟儿	鸟儿	虫蚁儿	鸟儿	鸟儿	鸟雀子	鸟雀子	雀儿	鸟	鸟	鸟小雀
站着	站着	立着	站着	站着	站着	站着	站着	站着	站着	站倒	站倒	站着
女人	女的	女的	女的	娘们儿	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娘们儿	女的	娘们儿	娘们儿	女的	婆娘	奶妈们			婆娘	婆娘	女的

利用斯瓦迪士100核心词来考察汉语方言间的亲疏关系行之有效(徐通锵,2008[1991]:464),而且方言材料取自同一工具书,这样的比较结果应该有说服力。据表4、表5可以认为:1)冀鲁、中原、江淮、西南官话方言核心词绝大多数基本一致(表4中的第一、第二类相加达67%),显示出官话方言内部共性很强;2)云南官话与周边西南官话确实有明显差异,9.6%的核心词不同于周边西南官话却与江淮、中原官话对应(少数亦对应冀鲁官话),表现出云南官话与江淮、中原官话特殊的亲近关系。

3. 云南汉族移民的历史考证

3.1 明代开始大规模汉族移民入滇

万国瑜(1987:1132-1136):“在元以前,汉族人口迁徙至云南者,历代有之。惟数量比原住各族人户只是少数,汉族移民与原住各族人民错杂而居,共同劳动生产,久之汉人融于各族;虽汉人之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各族社会,然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之人们共同体。……明代为云南居民族属巨大改变时期。”“万历初年云南军、民户之总数为四十七万一千零四十八,其中军户占百分之七十强,民户占百分之三十弱。……《滇略》谓云南人户‘土著者少,寄籍者多’,当日之实况如此也。”

葛剑雄等(1993:534):“由于南诏和大理的主要人口不是汉人,而是白蛮、乌蛮、东爨、西爨等当地民族,所以唐宋统治者并不把它视为自己应有疆域的一部分,只要它不入侵,就不干预它的独立存在。……明初和以后对云南大规模的移民就不仅仅是一种安置和开发,而是使疆域得到巩固的重大措施。实际上,正是从明朝开始,中原移民才成为云南的主要人口。”

曹树基(1997:308):“洪武二十六年云南卫所共有士卒约12万人,与家属合计,总人口为36万。《明太祖实录》有关云南戍守军人家属的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八月,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其家属均遣诣戍所。””

综上,元代之前云南的汉族移民很少,他们与当地土著杂居,并未形成汉族特征的共同体。明代开始大规模汉族移民入滇,当时军户移民占云南总人口数的70%。那么,明代的军户移民主要来自哪里呢?

3.2 明代入滇军户移民的主要籍贯地

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第58、59册里,我们查找到了明代嘉靖末年(1560年左右)云南16卫所中的8个卫所自洪武年间世袭军官名册,除去其中195位籍贯未明的军官,总共875位军官的籍贯情况统计如下表。

表6 明代云南卫所军官籍贯地统计表

籍贯地	南直隶		北方地区		中部地区		东南地区		云南	
	安徽江苏		京冀鲁豫晋等		湘鄂川渝		浙赣闽粤桂等			
云南三卫556人	224	40%	162	29%	77	14%	62	11%	3	15%
木密关所25人	11	44%	11	44%	1	4%	2	8%		
越州卫52人	28	54%	16	30%	7	13%	1	2%		
临安卫175人	89	51%	39	22%	38	22%	8	5%	1	0.5%
大罗卫35人	18	51%	9	26%	2	6%	6	17%		
凤梧所32人	0		1	3%	0		0		31	97%
总计:875	370	42%	238	27%	125	14%	79	9%	63	7%

上表说明:1)来自南直隶的最多,占军官总数的42%;其次来自北方地区,占27%;2)表中各卫均设置于明前中期,只有凤梧所设置于明后期嘉靖七年(1528),其军官来源比例很特殊;3)虽然仅查找到明代云南卫所部分军官档案材料,但很有代表性;又由于明代实行军户制,从军官籍可推测士兵籍、家属籍;因此,表中统计结果能反映明代入滇军屯移民来源地的基本比例情况。

3.3 清代入滇汉族移民的主要来源及走向

曹树基(2001:214)指出:“清代前中期,来自东部各省及四川等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云南,云南中心区

的汉人也向边缘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迁移。”又据葛剑雄等(1993:439-440)研究,清代移民进入云南的时间主要在乾隆以后。道光《广南府志》(卷2)记载:“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以南部普洱府为例,雍正七年(1729年)设府后下属四厅,道光十六年(1836年)稽查户口的结果是:四厅总户数为88485,其中土著占45%,屯民户(驻军及退役驻军户)占46%,客家户(“内地人民远走谋生者”)9%。其他如广南府、开化府、元江州的户口统计,与普洱府的大体相当,屯民户与客家户的比例占55%。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矿山大多分布于滇东地区。曹树基(2001:245、707)研究认为,自1776至1850年间,滇东为人口高速增长地区,平均增长率达7%。另据葛剑雄等(1993:442)研究,嘉庆年间西南地区矿工达50万人,他们多在云南,其中70%由湖广、江西、四川迁入,合家属共100万左右。清代乾嘉时期云南的移民及其后裔约占人口总数的20%,其中外省移民大多进入矿山和城市。

4. 云南官话的源头及历史层次

4.1 云南官话的主要源头

伴随着明代云南居民人口70%为汉族军户移民这一巨大结构变化,云南官话开始形成。

根据前文的研究,云南官话里诸多(包括9.6%核心词)异于周边西南官话的特殊现象,与江淮、中原官话遥相对应;而明代开始大规模进入云南的军屯移民近半数来自南直隶(今苏皖区域),语言特征与移民史考证相互印证,因此可以认为,明代南直隶官话是云南官话的主要源头。

有必要说明,明代南直隶官话即明代南京官话,是融合当时苏皖地区江淮、中原官话主要特点的一种通用语,不限于南京方言或江淮官话(曾晓渝,2013a、2014、2016)。

4.2 云南官话与西南官话

4.2.1 西南官话的发源形成

就汉语方言历史而言,西南官话形成是最晚的。王洪君(2014[2009]:632)认为:“宋代以后的阶段,只发生了北方方言对某些地方方言的推平和替换(如新产生了西南官话),和已形成的大方言之间的移民和方言接触,没有再分裂出新的大方言,全国的方言类别渐趋稳定。”

据周振鹤、游汝杰(1986:30、31、42、43)的研究,唐代中叶之后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大量移民的北方方言取代了荆南地区的固有方言,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中唐以后汉语方言地理的宏观格局至此已经基本形成。到了明清时代,西南官话随着流民和屯垦活动向四川、贵州、云南地区逐步推移,南线到达西南边陲。

李蓝(2010:237、285)认为:“云贵川三省的西南官话是以四川话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西南官话大概是先在四川成形,然后以四川为中心,逐步扩展到湖北、贵州、云南、广西及其他省市的。”主要理据有:“《广韵》去声禡韵必驾切:‘坝,蜀人谓平川为坝。’根据现有材料,这个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主要用于云贵川三省的西南官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极少使用。如果明代进入四川的湖北话真的取代了原来的四川话,就没有办法解释现代西南官话中这个词的分布情况。”

对于李蓝的观点,笔者认为尚可商榷。首先,古巴蜀语言有别于汉语,不宜用来作为四川官话方言的证据;况且“‘笔’曰不律、‘母’曰‘姐’、‘平川’曰‘坝’”均为巴蜀方言的原始层沉淀(参看崔荣昌,1996:63),单举“坝”一词,说服力不够。其次,以可靠史料为据,四川话是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的产物。明代洪武年间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注:湖广辖今湖北、湖南),当时四川土著人口约30-40万,接受移民总数约80万(曹树基1997:150-159);清代前期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湖南南部、湖北东部、江西中部及广东东部山区的人口大规模迁入

四川(曹树基,2001:721);因此,笔者赞成崔荣昌(1985:14)关于四川话形成的结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

综上,我们认为西南官话形成于宋代以荆南为中心的湖广地区,明代随大规模移民“推平”四川土著语言,清代再一次随移民大潮涌入川黔滇等地,形成如今西南官话方言区格局。

4.2.2 云南官话与西南官话的关系问题

“入声归阳平,这是西南官话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赵元任等,1948:1568)。前面论证了云南官话的主要源头是明代南直隶官话,当时应有独立入声调。今云南官话归属于西南官话,入声调归阳平,那么,该如何理解云南官话的历史及其与西南官话的关系呢?

4.3 云南官话的历史层次及演变

4.3.1 唐代进入云南的汉语

在调查云南官话时,我们注意到部分丽江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汉族老年人中所使用的一种丽江老派汉语方言(现在有了新派丽江汉语)。如今该方言的音系特点与董同龢70多年前调查记录(杨时逢1969[1940]:1618-1634)的基本一致。

与云南官话主流特点相比,丽江老派音系最特殊处在于:1)声调阴平、上声合流,有入声调;2)四个调类中有三个的调值(31、55、13)与当地纳西语重合;3)没有鼻韵尾(现在有的发音人带有少量鼻音尾),这也与当地纳西语音系无鼻音尾一致。

丽江老派汉语受纳西语影响很深,具有皮钦(pidgin)语特点,这意味着它的历史可能比源自明代军屯移民语言的云南官话更长。自唐至德始,南诏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到成都等地学习儒学,前后长达五十多年。南诏的文化获得高度发展,《德化碑》是南诏深厚汉文学功底的标志。《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从川西“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南诏“语言与中原同”。南诏君臣大多能诗,近人袁家穀说这些诗“雅有唐音”,并使用了大量汉语词汇(参看吴积才,1989:1-2)。流传至今的纳西古乐亦“雅有唐风”,这也缘于南诏与汉文化的融合。丽江古代属南诏国,至今少数民族人口仍然占绝大多数。历史上长期强大的土司统治一直对外族外地人实施严格的同化政策。正如方国瑜(1987:1132)所述,明代之前进入云南的汉人因数量稀少,久之也融于当地少数民族。另外,云南大理、洱海也零星发现有类似丽江老派汉语的特殊汉语(黄宗谷,1983;吴积才,1989:515;毛玉玲,1997:39;薛才德,1992、2013),其分布点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强大的少数民族贵族势力。

综上,特殊的丽江老派汉语可能是唐代从四川进入云南的,是当时南诏贵族学习的目标语,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在十分有限的使用环境中逐渐形成并流传下来。因此,就时间层次而言,丽江、大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零星存在着的受少数民族音系深刻影响的特殊汉语,虽然可能更古老,但并非云南官话的源头。换言之,云南官话并不是在零星特殊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些特殊汉语现在被纳入了云南官话的范围。

4.3.2 明代云南官话的基本特点

语音方面,据本悟《韵略易通》(1586)^④所反映的明代云南官话音系特点(参看沈建民、杨信川,1995;张玉来,1999:47-58;宁忌浮,2009:190-196):全浊声母清化;分平翘,部分尖团音混,鼻边分明;-m > -n,前后鼻音an/aŋ、in/iŋ有混,无撮口呼;有阴、阳、上、去、入五个声调。另外,根据现代云南官话知庄章组声母读音“南京型”特点(参看前文2.2.1),推测明代云南官话庄组内转字已读平舌,外转读卷舌。

语法方面,根据现代大多云南官话的特点,推测当时已存在“-着、VV瞧、K+VP”型问句等语法特征。

4.3.3 清代云南官话的基本特点

将明代云南官话与现代云南官话主流音系比较,可以认为:清代云南官话延续了明代官话的声母、韵部系统,最大差别在入声调归阳平。

那么,清代云南官话是否发生或已完成了入声归阳平的变化呢?直接反映清代云南官话的文献材料尚未找到,下面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材料来讨论。

首先,查看“华夷译语”中的云南地区傣汉对音材料。明代有云南傣汉对译的《百夷译语》,清代乾隆年间也有傣汉对译的《芒市译语》《干崖译语》《车里译语》《孟卯译语》等等。日本学者更科慎一(2003)研究发现,明代《百夷译语》(乙种本)中音译汉字的入声调字与傣语收塞音尾的7、8调字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曾晓渝(2013b)对明代丙种本《百夷译语》语音研究亦注意到这一点,这说明明代音译傣语的汉语有入声调。不过,明代《百夷译语》是在北京四夷馆、会同馆翻译的,其对译汉语可能并非云南官话。而清代傣汉对音的系列译语则不同,是奉乾隆皇帝命令在云南当地采集翻译再呈送朝廷的(《清实录》一三,卷324),所以推测音译汉字的语音基础是云南官话。笔者注意到,对译傣语收塞音尾音节的汉字不像明代多用入声字,而是多用舒声字。这里因篇幅所限,仅以数词为例比较如下。

表7 明清傣汉“译语”数词音译汉字比较

汉义	丙种本《百夷译语》 明末(1573之后)	丁种本傣“译语”清前期乾隆年间(1736之后)				现代傣语(芒市)
		芒市	车里	干崖	猛卯	
一	稜	冷	楞	楞	楞	ləŋ ⁶
二	送	送	送	宋	双	səŋ ¹
三	散	散	散	散	三	sa:m ¹
四	细	细	细	细	细	si ⁵
五	哈	哈	哈	哈	哈	ha ³
六	忽 _{入声}	户	贺	户	呵	hok ⁹
七	摺 _{入声}	借	借	借	嗟	tset ⁹
八	别 _{入声}	别 _入	别 _入	别 _入	别 _入	pet ⁹
九	高	稿	高	稿	藁	kau ³
十	习 _{入声}	昔 _入	谢	习 _入	西	sip ⁹
百	八 _{入声}	耙	淮(?)	罢	霸	pa:k ⁹
千	幸	庆	版(?)	庆	幸	heŋ ¹
万	闷	闷	闷	闷	闷	mun ⁵

傣语的数词与中古汉语有音义对应关系,其中“六七八十百”是古汉语入声字,傣语均以收塞音尾的音节对应。明代的音译汉字均以入声字“忽摺别习八”对应,但清代傣语各方言点的音译汉字则大多改为舒声字并且声调不一,这表明清代云南官话已无入声韵和入声调了。

其次,查看西南官话的韵书材料。清代反映西南官话的韵书《万字归宗标韵》(清代京都学士胡鹏春、张芝俊等八人选辑,湖北张永春承录,具体年未详,有光绪年间刻本),据笔者对《万字归宗标韵》(残本)的初步考查,书中韵部按阴、阳、上、去、入五调分列,例如四声相承的韵部:巴加(阴平)、麻虾(阳平)、马瓦(上声)、架下(去声)、伐夹(入声)(此入声韵部有“伐夹答纳塌撒甲洽扎”等字),显然入声调独立,未与阳平合并。

再查看有关传教士的记音材料。远藤光晓(2015:201)根据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著的《上海口语语法》(1868)中关于四川成都华阳话声调的记录符号,研究整理出了当时成都华阳话的调类调值:阴平 55/35,阳平 11/31,上声 53,去声 13,入声归阳平。

朱建颂(1988:92)根据英格尔(J. A.)1899年编著的《汉音集字》分析整理出当时武汉话的音系特点:n-l-开始有混,日母多读卷舌[z],有[ɤ]韵母,入声自成调类。

甄尚灵(1988:216)据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1900年编著的《西蜀方音》整理出当时成都话的音系特点:分平翘,分尖团,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调,入声调独立(但钟秀芝在书的“前言”中提到“第五声(入声)有时难与第二声(阳平)分辨”)。

另外,赵元任(1922/2007:28:33)说明入声调在湖北、四川官话里已归入阳平,在南京官话里仍旧保存,并用实验方法记录了汉语方言的声调,文中五线谱显示的武昌方言调类调值:阴平 34、阳平 213、上声 442,去声 35;重庆方言的调类调值:阴平 445,阳平 21,上声 553,去声 35。武昌、重庆均四个调类,其调值也与现代十分接近。

综上所述,有关清代西南官话入声调的情况,按材料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表8 清代及民国初年西南官话入声调情况比较

云南官话	成都华阳话	湖北(?)话	武汉话	成都话	武昌、重庆话
无入声调	入归阳	入声调独立	入声调独立	入声调独立	无入声调
傣汉“译语”材料 清乾隆年间	《上海口语语法》 艾约瑟 1868	《万字归宗标韵》 约清光绪年间	《汉音集字》 英格尔 1899	《西蜀方音》 钟秀芝 1900	中国言语字调实验 赵元任 1922

上表显示,各材料反映的清代西南官话入声调现象参差不齐,尤其是,同为英国传教士且都记成都话,艾约瑟(1868)记入声调已归阳平,30多年后钟秀芝(1900)却记入声调仍独立,这可能是发音人不同(至今成都、武汉周边一些方言点仍有入声);而韵书中入声独立则很可能是编撰者“正音”观念所致,实际语言中未必有入声调。尽管这些材料是否入归阳平有差异,但可以肯定,清代西南官话的主流声调已经发生了入归阳平的演变。

5. 结语

主流云南官话形成于明代,其源头是明代南直隶官话(为中原、江淮官话的融合体)。

明代云南官话系属南京官话,至今语音上声母分平翘(庄组内转读平舌)、分边鼻,部分尖团、前后鼻音有混,语法上“VV瞧”“K+VP?”,核心词“热头、什么、脖子、鸟小雀、站着”等等,异于周边西南官话,而与苏皖官话遥相对应。

清代云南官话延续明代的主要特点,同时不断受湖广、四川话影响渗透,入声韵消失,入声调归阳平,逐渐成为西南官话的成员。

丽江老派汉语虽然也称为云南官话,但历史层次更早,来源也不同,可能是唐代南诏贵族所学并使用的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下流传至今;主流云南官话不是由它扩散演变而来的。

本文初稿分两部分在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国际论坛2014(2014年6月,上海)、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8月,佛山)上发表,得到游汝杰、汪化云、薛才德、崔山佳、R. Simmons(史皓元)等诸位先生指教,特此致谢!感谢《中国语文》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注释:

①明代南直隶(当时亦称南京)的区域覆盖今江苏、安徽省,所以明代南直隶官话也称为南京官话,大致与现代江苏、安徽的官话(文中简称“苏皖官话”)相对应,包括中原、江淮官话(详见曾晓渝,2013a、2014、2016)。

②本文采用南开大学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研制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 System of Geolinguistics。图中选取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官话的主要代表点进行比较标注。除了笔者田野调查所得的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安徽的有限官话方言点语料,参考引用的方言语料主要有:杨时逢(1969、1984),赵元任等(1948),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1960),陈章太、李行健(1996),吴积才(1989),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鲍明炜主编(1998),曹志耘主编(2008)等编著的大型方言语料著述;以及崔荣昌(1997),毛玉玲(1997),李金陵(1997),李蓝(1997),刘丹青(1997),刘兴策、向平(1997),刘村汉(1998)等编著的方言音档,还有孙宜志(2006)、陈晓(2011)、陈希(2013b)、冯法强(2014)、崔山佳(2014)著述中的语言资料。若同一方言点的特征不同材料来源有差异时(如是否声母分平翘等),以更早材料为主。

③在《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里,100核心词中有38个未找到,这些词项是:不、全部、二、人、鱼、种子、叶子、手、根儿、皮肤、血、脂肪、角儿、心、肝、喝、吃、看见、听、睡、死、杀、飞、走、来、躺、坐、说、地、云、烟、燃、热、冷、满、新、圆、干(枯)。

④另一本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反映的是北方官话通语,其后一百多年云南人本悟的《韵略易通》(1586)才真正反映明代云南官话(张玉来,1999:19-21;宁忌浮,2009:189-190)。

参考文献:

- [1]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2]鲍明炜(主编) 1998《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 [3]曹树基 1997《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 [4]曹树基 200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 [5]曹志耘(主编)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 [6]陈希 2013a《丽江老派汉语方音的历史来源及其演变考释》,《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 [7]陈希 2013b《云南官话音系源流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8]陈晓 2011《腾冲话音系调查材料》,未刊稿。
- [9]陈章太 李行健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 [10]崔荣昌 1985《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第1期。
- [11]崔荣昌 1996《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 [12]崔荣昌 1997《成都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13]崔山佳 2014《动词重叠带助词“看/瞧”等历时与共时考察》,未刊稿。
- [14]丁崇明 荣晶 2009《云南方言“K-VP”问句来源及其相关问题探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15]方国瑜 1987《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中华书局2012年再版。
- [16]冯法强 2014《近代江淮官话语音演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7]葛剑雄 曹树基 吴松弟 1993《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 [18]更科慎一 2003《〈百夷馆译语〉音译汉字声调初探》,“侗台语及汉藏语言学术讨论交流会”,南开大学。
- [19]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 [20]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21]黄宗谷 1983《洱海地区入声考》,《大理学院学报》第1期。
- [22]李金陵 1997《合肥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23]李蓝 1997《贵阳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24]李蓝 2010《西南官话》，钱曾怡主编《汉语官话方言研究》第七章，齐鲁书社。
- [25]李兆同 1999《云南方言的形成》，《思想战线》第1期。
- [26]刘村汉 1998《柳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27]刘丹青 1997《南京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28]刘兴策 向平 1997《武汉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29]毛玉玲 1997《昆明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30]宁忌浮 2009《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 [31]沈建民 杨信川 1995《也谈本悟〈韵略易通〉之“重×韵”》，《中国语文》第1期。
- [32]四川方言调查组 1960《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专号)第3期。
- [33]宋名利 2016《从云南官话特殊词汇探析云南官话源流》，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4]孙宜志 2006《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黄山书社。
- [35]王洪君 2014[2009]《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
- [36]吴积才 1989《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 [37]熊正辉 1990《官话方言分ts-、tʂ-的类型》，《方言》第1期。
- [38]徐通锵 1991《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 [39]薛才德 1992《从云南汉语方言阳声韵的演变看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思想战线》第2期。
- [40]薛才德 2013《西双版纳勐海汉语谓词的后附成分——接触变异的一个例证》，刘丹青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新视角》，上海教育出版社。
- [41]杨时逢 1969[1940]《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 [42]杨时逢 198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 [43]远藤光晓 2015《近150年来汉语各种方言里的声调演变过程——以艾约瑟的描写为出发点》，远藤光晓、石崎博志主编《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 [44]曾晓渝 2013a《明代南直隶辖区官话方言考察分析》，《古汉语研究》第4期。
- [45]曾晓渝 2013b《丙种本〈百夷译语〉语音初探》，“华夷译语”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46]曾晓渝 2014《〈西儒耳目资〉音系非南京方言补证》，《语言科学》第4期。
- [47]曾晓渝 2016《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释》，《语言科学》第2期。
- [48]张华文 毛玉玲(编著) 1997《昆明方言词典》，云南教育出版社。
- [49]张敏 1990《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50]张玉来 1999《韵略易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 [51]赵元任 1922/2007《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52]赵元任 丁声树 杨时逢 吴宗济 董同龢 1948《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 [53]甄尚灵 1988《〈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第3期。
- [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01《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二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55]周振鹤 游汝杰 1986《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56]朱建颂 1988《武汉方言的演变》，《方言》第2期。